



唐李文公集

總一十八卷凡一百三首

唐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

李穎字習之

第一卷賦三首

感知已賦

幽懷賦

釋懷賦

第二卷文三首

復性書上

復性書中

復性書下

第三卷文三首

平賦書

進士策問二首

第四卷文七首

從道論

去佛齋

鮮感

命解

帝王所尚問

正位

學可造

第五卷文八首

國馬說

截冠雄鷄志

題燕州傳後

拜禹言

送馮定序

雜說二首

第六卷書四首

荅韓侍郎書

荅獨孤舍人書

荅皇甫湜書

荅朱載言書

第七卷書六首

論事宰相書

勸裴相書

薦士於中書舍人書

謝楊郎中書

與陸修書

荅侯高書

第八卷書六首

薦田知於張僕射書

與淮南節度書

賀陸大夫書

勸河南王復故事書

寄從弟書

與李舍人書

第九卷疏七首

論事疏表

疏用忠正

疏屏奸佞

疏改稅法

疏絕進獻

疏厚邊兵

疏引見待制官闕

第十卷奏議狀六首

百官行奏狀

陵

爾議

與本使論陸巡官狀

與

頭停率脩寺觀錢狀

與故度支李尚書事狀

第十一卷行狀實錄三首

韓吏部行狀

嶺南節度徐公行狀

皇祖實錄

第十二卷碑傳四首

歐易詹傳闕

高懸女碑

楊烈婦傳

東川節度使盧公傳

第十三卷碑述三首

平原郡王栢公碑

僕射傅公碑

陸欽州述

第十四卷墓誌五首

楊僕射墓誌

馬少監墓誌

李長史墓誌

侯處士墓誌

叔氏墓誌

第十五卷墓誌六首

武侍郎墓誌

馬少監墓誌

李長史墓誌

盧司錄墓誌

武錄事妻墓誌

韓書記夫人墓誌

第十六卷祭文十四首

祭韓吏部文

祭獨孤中丞文

祭常相文

祭盧夫人文

祭楊僕射文

祭李賓客文

祭李峽州文

祭從弟少監文

祭劉巡官文

祭錢巡官文

第十七卷雜著八首

祭伏波神文

祭天中王文

祭瀟山神文

祭女足墓文

行已箴

陸修檻銘

泗州開元寺鐘銘

舒州新堂銘

江州南湖堤銘

趙州石橋銘

解江靈

數音篇

第十八卷雜著八首

來南錄

題枕柳亭

題峽山寺

題靈鷲寺

五木經

常氏月錄序

何首烏方錄

戲贈詩

目錄畢

李李文卷第一

賦三首

感知己賦

幽懷賦

釋懷賦

感知己賦 并序

東坡先生集卷之十一

州府之貢與人事其九月執文章
關安定梁君是時梁君之譽塞天下
本文章造梁君門下者蓋無虛日梁

君知人之過也亦既相見遂於翺有相知之道焉謂
翺得古人之遺風期翺之名不朽於無窮許翺以拂
拭吹噓翺初謂面相進也亦未幸甚十一月梁君遣

疾而歿翔漸遊於朋友公卿間往往皆曰吾久籍子
姓名於補闕梁君也翔乃知非面相進也當時意謂
先進者遇人特達皆合有是心亦未謂知己之難得
也梁君歿於茲五年翔學聖人經籍教訓文句之旨
而為文將數萬言愈昔年見于梁君之文弗嘗教倍
雖不敢同德於古人然亦常無作於中心每歲試於
禮部連以文章罷黜聲光晦昧于時俗人皆謂之固
宜矣然後知先進者遇人特達亦不皆有是心方知
知己之難得也夫見善而不能知雖善何為知而不
能譽則如勿知譽而不能深則如勿譽深而不能久

則如勿深久而不能終則如勿久翔雖不肖幸辱於
梁君所知君為之言於人豈非譽歟謂其有古人之
遺風豈非深歟譽而遠夫終身豈非久歟不幸梁君
短命遽歿是以翔未能有成也其誰能相繼梁君之
志而成之歟已焉哉天之遷喪梁君也是使翔之命
久連遭厄窮也遂賦感知已以自傷其言然而不亂
蓋小雅騷人之餘風也其辭曰
戚戚之愁苦兮思釋去之無端彼衆人之容易兮乃
志士之所難伊自古皆嗟兮又何怨乎茲之世獨厄
窮而不達兮悼知音之永逝紛予生之多故兮愧特

于世之誰知撫聖人教化之旨兮詢合古而乖時誠
自負其中心兮嗟與俗而相違邇一名之五紵兮尚
無成而淹此路岐昔聖賢之遺遺兮極屈辱之驅馳
擇中庸之蹈難兮雖困頓而終不改其所為苟天地
之無私兮曷不鑒照於神祇心動直於松柏兮淪霜
雪而不衰知我者忽然逝兮豈吾道之已而

幽懷賦

并序

朋友有相歎者賦幽懷以答之其辭曰

衆囂囂而雜處兮咸嗟老而羞卑視予心之不然兮
慮行道之猶非儻中懷之有得兮終老死其何悲昔

孔門之多賢兮惟回也為庶幾起群情以獨去兮指
聖域而高追固簞食與瓢飲兮寧服輕而駕肥望若
人其何如兮慙吾德之纖微躬不田而飽食兮妻不
織而豐衣援聖賢而比度兮何佻倖之能希念所懷
之未展兮非悼已而陳私自祿山之始兵兮歲周甲
而未夷何神堯之郡縣兮乃家傳而自持稅生八而
育卒兮列高城以相維何茲世之可久兮宜永念而
遐思有三苗之逆命兮舞干羽以來之惟刑德之旣
修兮無遠迹而咸歸當高祖之初起兮提一旅之羸
師能順天而用衆兮竟掃寇而戡隨况天子之神明

兮有烈祖之前規刻弊政而還本兮如反掌之易為
苟廟堂之治得兮何下邑之能遠哀予生之賤遠兮
包深懷而告誰嗟此誠之不達兮惜此道而無遺獨
中夜以潛歎兮匪吾憂之所宜

釋懷賦 并序

讀黨錮傳哀直道之多尤不容作釋懷賦其辭曰
懷夫人之鬱鬱兮歷晦蚤而不離吾心直以無差兮
惟上天其能知邪何德而必好兮忠何尤而被疑彼
陳辭之多人兮胡不去衆而部之進盡言而不信兮
退遠去而不獲弗驗實而考省兮固予道之所厄昔

師商之規聖兮德既均而行革惟肝腸之有殊兮守不
同其何責願披懷而竭聞兮道既塞而已行路非險
而不通兮人忌我而異情王章直而獄死兮李固忠
而陷刑自古世之所悲兮矧末俗之衰誠哀貞心之
潔白兮疾苗莠之紛生令農夫以手鋤兮反剪去乎
嘉莖豈不指穢而語之兮佯瞪矐而不肯聽歎釋去
而不忍兮終留滯亦何成當晨旦而步立兮仰白日
而自明處一世而若流兮何久永而傷情樂此言而
內抑兮壯大觀於莊生校馨香之菹蘭兮樹蒿蔚以
羅列斥通道而使蕪兮戀棘徑之中絕置春秋而詢

心兮羞與此其奚別昔誓詞而約交兮期共死而皆
居嗟所守之既異兮乃汗漫而遺初心皓白而不容
兮非市直而望利忠不顧而立忘兮交不同而行棄
悲夫不狗已而必仇兮諒非水火其何畏獨吾行之
不然兮直愧心而懼義嘉山松之蒼蒼兮歲苦寒而
亦悴吾固樂其貞剛兮夫何尤乎小異欲靜默而絕
聲兮豈不悼厥初之所志抑此懷而不可兮終永夜
以噓唏

一卷

李文卷第二

文三首

復性書上

復性書中

復性書下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
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
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
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
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
性斯充矣性與情不相無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
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

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
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聖人者豈
其無情邪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
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
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者邪百姓之性與聖
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殺未始有窮故
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于山石林木之中
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于山非不泉也石
不敲水不磨則不能流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
疏則不能為江為河為淮為濟東匯大壑浩浩蕩蕩

為弗測之深情之動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
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
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
二皆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
故成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
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
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
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
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

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
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
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
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聖人知人之性
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
以和之安於和樂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
車則聞鸞和之聲行步則聞珮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
視聽言行循禮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
也道者至誠也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

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
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亦惑邪昔者
聖人以此傳于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
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幾乎矣聖人所以未
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
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月而得
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釐以
及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也
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
曰吾求何焉言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

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子孟軻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後蓋傳之矣遭秦滅書中篇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唯節行文章章句威儀擊劍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道之極于剝也必復吾豈復之時邪吾自六歲讀書但為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也我者也南觀濤江入於越而吳郡陸修存焉與之言之陸修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如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

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豈能明是哉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及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述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于時命曰復性書以理其心以傳乎其人烏哉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復性書中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

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
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有動有動必有靜動靜不
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於動者也焉能復其
性邪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
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
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
不思之時物格於外情應於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
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為邪邪本無
有心寂不動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
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互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顏氏之

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
無祗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
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
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
無弗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
致知在格物易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
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
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
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

故身脩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為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脩道也

謂教何謂也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脩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也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一動是不覩之覩不聞之聞也其復之也遠矣故君子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註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

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曰
吾不知也曰如生之言脩之一日則可以至於聖人
乎曰十年擷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
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
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
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
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
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
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
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問曰及人之性猶聖人之性歟曰桀紂之性猶堯舜
之性也非所以不觀其性者嗜欲好惡之所昏也非
性之罪也曰為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為也
情有善有不善而性無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
水無有不下天水搏而隤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
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
性皆善其不善者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邪曰
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喜也流共工
放驩兜殛鯀竄三苗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
皆中節者設教於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

知神之所為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齊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憎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即滅矣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

之性清澈其渾之者沙泥也方其渾也性豈遂無有邪久而不動沙泥自沉清明之性鑒於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性將復為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為邪邪既為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為嗜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况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

何所之耶曰聖人之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曰原始
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
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
始而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
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脩之不忽其自
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且書矣

復性書下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
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
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

耶休耶二皆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
人之不方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
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
德之性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
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
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則
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
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
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
過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

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于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况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被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耶

卷第二

李文章卷第三

文三首

平賦書

策進士問二首

平賦書并序

孔子曰道亡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又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

為政理人而能光于後代者也故善為政者莫大於
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
富足而惡貧窮終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得食則飢
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
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
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
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不得享其利益又焉肯盡
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夫豈知重
歛之為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歛之得財愈多也何也
重歛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

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
人可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
之財如此者雖欲為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
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歛則人樂其生
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而流
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畊之地有餘利
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
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
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
毋自生人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

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
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
寡是以有土地者有仁義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
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
古法墾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
翺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
焉廢幾乎能有行之者云耳

凡為天下者視千里之都為千里之都者視百里之州
為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畝之田五尺謂之步古者六尺為古之尺小為茲時之尺四尺八寸則方一步二百有
為古之方一步餘三百六寸二分五厘也

四十步謂之畝古者步百為畝與今時不同

三百有六十步謂之里古者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

方三百步為一里也方一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

畝百為頃五頃四畝也古之里雖小其畝又加小

四十畝為一頃也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五萬四千

為古之田一頃也百里之州五十有四億畝五萬四千

之田二千頃也千里之都五千有四百億畝五萬四千

古田一萬千六百方里之內以十畝為之屋室徑路牛

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古者方

井為田九百畝農夫八家各受百畝古田八
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理私田詩曰雨我公田遂

及我私餘田二十畝為閭井屋室茲時既加大一畝
之田為古之田三畝十畝之田為古之田三十畝校
其多少亦凡百里之州為方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
相若矣

所建通川大途之所更立墓鄉井之所聚則遂溝瀆
之所渠大計不過方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九
億四萬有四千畝一萬九千四百百里之家給焉千里
亦如之高山大川則搏其中斷長綴短而量之一畝
之田以強并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不
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
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
通川大途畎遂溝瀆立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

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億五萬有六千

畝三萬四千五百畝率十取粟一石為粟三十四萬五

千有六百石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

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於是矣其

田間樹之以桑凡樹桑人一日之所休者謂之功桑

太寡則乏于帛太多則暴于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

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

不下一匹帛公索其百之十九百里之州有田五十

四億畝以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通

川大途畎遂溝瀆立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

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
麥之田大計三分當其一其土卑不可以植桑餘田
二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凡一百一十五萬有二千
功功率十取一匹帛爲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百匹
以貢于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
問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鰥寡孤獨有不
人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
之鄉爲之公困焉鄉之所入于公者歲十舍其一于
公困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石十里之鄉多
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困使勿偷饑歲也

人不足於食量家之口多寡出公困與之而勸之蠶
以頌麥之升焉及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
與之畜當戒必精勿濡以內于公困窮人不能歸者
與之勿微于書則歲雖大饑百姓不因于食不死於
溝洫不流而入於他矣人既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
爲善敬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在鄉
黨使之慈讓羸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
獨有一人疾者皆樂其生屋室相隣烟火相接于百
里之內興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
雖有強暴之兵不敢陵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千里

自千里而彼乎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為政者百姓各自一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爛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此之謂也

進士策問第一道

問初定一稅時錢直卑而粟帛貴粟一斗價盈百帛一匹價盈二千稅戶之歲供千百者不過粟五十石帛二十匹餘匹而充矣故國用皆足而百姓未以為病其法弗更及茲三十年百姓士田為有力者所併三分踰一其初矣其輸錢數如故錢直自高而帛日

一粟一斗價不出二十帛一匹價不出八百稅戶一歲供千百者粟至二百石帛至八十匹然後可足是為錢數不加而其稅以一為四百姓日蹙而散為商以遊十三四矣四年春天子哀之詔天下守土臣定留州使額錢其正料米如故其餘估高下如上供百姓賴之以比兩稅之初輕重猶未相似有何術可使國用富而百姓不虛遊人盡歸於農而皆樂有力所併者稅之如戶而士兵不怨夫豈無策而臻於是耶吾子盍悉懷以來告

又第二道

問土蕃之為中國憂也久矣和親賂遺之皆不足
以來好息師信其甘言而與之詛盟耶於是深懷
陰邪乘我之去而欺神靈人係虜鄉士大夫至茲
為羞備禦之耶則暴天下數十萬之兵或悲號其
父母妻子且煩饋餼衣食之勞百姓以虛弗備禦
之耶必將伺我之間攻陷城池掠玉帛子女殺其
老弱後累其丁壯以歸自古帝王豈無誅夷狄之
成策邪何邊境未安若斯之甚邪二三子其將亦
有說乎

卷第三

李文卷第四

文七首

從道論

去佛齋

解惑

命解

帝王所尚問

正位

學可進

從道論

中才之人拘於書而惑於衆傳言遠衆不祥書曰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朝以為言出於口則可守
而為常則中人之惑者多矣何者君子從乎道也
不從乎衆也道之公余將是之豈知天下黨然而

非之道之私余將非之豈知天下警然而是之將
是之豈圖是之之利乎將非之豈圖非之之害乎
故大道可存是非可常也小人則不然將是之先
懼其利已將非之先怖其害已然則遠害者心是
而非之眩利者心非而是之故大道喪是非汨人
倫壞邪說勝庸可使衆言必聽衆違必從之耶且
夫天下蚩蚩知道者幾何人哉使天下皆賢人則
從衆可也使天下賢人二小人三其可以從乎况
貪人以利從則富者之言勝柔人以生從則威者
之言勝中人以名從則狷者之言勝而君子之處

衆則諄諄然如愚怡怡然如卑當言而默者三
同而器異則默待近而責遠則默事及而時未則
默小人俱不然所以君子慎言而小人飾言君子
俟時而小人徇時也然則君子默於衆小人默於
獨皆事勢牽之豈心願耶學而從之者得以擇之
矣嗚呼治世少而亂世多賢一伸而邪百勝在上
者言貴和而不貴正在下者言貴從而不貴得設
使一室之中一人唱而十人和一人訥則雖欲言
之羣而訥之矣是則和者人之喜默者人之怒吾
寧從道而罹怒乎寧違道而從衆乎斯所謂辨難

易而權是非矣或曰衆可違而不可從必乎曰未也君子怯於名而勇於實吾非衆之首衆非吾必從君子完其力而已則奚以違理不吾之問辭非人必從君子耳其聲而已則奚以違所謂君子者進退周旋羣獨語默不失其正而不懼其害者蓋在此而已矣

去佛齋 并序

故溫縣令楊垂爲京兆府參軍時奉叔父司徒命撰集喪儀其一篇云七七齋以其日送率者衣服於佛寺以申追福翺以楊氏喪儀其他皆有所出

多可行者獨此一事傷禮故論而去之將存其餘云

佛法之源染於中國也六百餘年矣始于漢浸淫于魏晉宋之間而瀾漫於梁蕭氏遵奉之以及于茲蓋後漢氏無辨而排之者遂使夷狄之術行于中華故言凶之禮謬亂其不盡於戎禮也無幾矣且揚氏之述喪儀豈不以禮法遷壞衣冠士大夫與庶人委巷無別為是而欲糾之以禮者耶是宜合于禮者存諸愆於禮者辨而去之安得專已心而言也苟懼時俗之怒已耶則楊氏之儀據於古

而拂于俗者多矣置而勿言則猶可也既論之而書以為儀拾聖人之道則禍流于將來也無窮矣佛法之所言者刻樂冠莊周言所詳矣其餘則皆我狄之道也使佛生於中國則其為作也必異於是况驅中國之人舉行其術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存有所養死有所歸生物有道費之有節自伏羲至於仲尼雖百代聖人不能革也故可使天下舉而行之無弊者此聖人之道所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而養之以道德仁義之謂也志力不足而已向使天下之人力足盡脩身毒國之

術六七十歲之後雖享百歲者亦盡矣天行乎上地載乎下其所以生育於其間者畜獸禽鳥魚鼈蛇龍之類而止爾况必不可使舉而行之者耶夫不可使天下舉而行之則非聖人之道也故其徒也不蠶而衣裳具弗耨而飲食充安居不作役物以養已者至於幾千百萬人推是而凍餒者幾何人可知矣於是築樓殿宮閣以事之飾土木銅鉄以形之髡良人男女以居之雖璇室象廊傾宮鹿臺章華阿房弗加也是豈不出乎百姓之財力歟昔者禹之治水害也三過其門而不入手胼足胝數立九河疏濟洛導漢汝決

淮江而入于海人之弗為蛟龍食也禹實使然德為
聖人功攘大禍立為天子而傳曰菲飲食惡衣服卑
宮室土階高三尺其異於彼也如是此昭昭然其大
者也詳而言之其可窮乎故惑之者溺於其教而排
之者不知其心雖辯而當不能使其徒無譁而勸來
者故使其術若彼其熾也有位者信吾說而誘之其
君子可以理服其小人可以令禁其俗之化也弗難
矣然則不知其心無害為君子而溺於其教者以夷
狄之風而變乎諸夏禍之大者也其不為我也幸矣
昔者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

聞之曰汰哉叔氏以禮許人人之襲於牀矣
細者也猶不可況舉身毒之術亂聖人之禮而欲以
傳於後乎

解惑

王野人名體靜蓋同州人始游浮山觀原未有室居
縫紙為裳取竹架樹覆以草獨止其下豺豹熊象過
而馴之弗害也積十年乃構草堂植茶成園墾田三
十畝以供食不畜妻子少言說有所問盡誠以對人
或取其絲約酬利弗問姓名皆與或負之者終不言
凡居二十四年年六十二貞元二十五年五月卒于

觀原茶園村人相與鑿木爲空盛其死埋于園中觀
原積無人居因野人遂成三百家有尚恠者因謬云
野人既死處士陳恒發其棺惟見空衣翔與陳恒相
遇問其故恒曰作記者欲神浮山故妄云然元和四
年十一月朔以節度掌書記奉牒知循州五年正月
准制祭名山大川翔奉牲牢于山致帝命遂使斷木
爲棺命將吏村人改葬野人遷于佛寺南岡其骨存
焉乃立木於墓東志曰王處士葬于此削去謬記以
解觀聽者所惑

命解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之則得之不求則不
得也何命之爲哉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者有不求
而得之者是皆命也人事何爲二子出或問曰二者
之言其孰是耶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
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爲命者弗耕而望
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以千乘
之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
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
如取之不循其方用之不由其道雖一飯之細猶不
可以受况富貴之大耶非曰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

於道者多故不爲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
亦可知也已

帝王所尚問

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何也曰帝王之道非尚忠也
非尚敬與文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而已矣故野莫
如敬救鬼莫如文或僊莫如忠循環終始迭相爲救
如火之蓄而燒也人知勝之于水矣勝于水者土也
水之潰遏其流者則必大爲之防矣故夏之政忠殷
湯之政敬武王之政文各適其宜也如武王居禹之
時則尚忠矣湯居武王之時則尚文矣禹與湯交地

而居則夏先敬而殷尚乎忠矣故適時之宜而補其
得者三王也使黃帝堯舜王三王之天下則亦必爲禹
湯武王之所爲矣由是觀之五帝之與夏商周一道也
若救殷之鬼不以文而曰我必以夏之忠而化之是猶
適於南而北轅其到也無日矣孔子聖人之大者也若
王天下而傳周其救文之弊也亦必尚乎夏道矣是文
與忠敬皆非帝王之所尚乃帝王之所以合變而行權
者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不可休而作爲之者爾

正位

善理其家者親父子殊貴賤別妻妾男女高下內外

之位正其名而已矣古之善治其國者先齊其家言自家之刑於國也欲其家之治先正其名而辨其位之等級名位正而家不治者有之矣名位不正而能治其家者未之有也是故出令必當行事必正非義不言三者得則不勸而下從之矣出令不當行事不正非義而言三者不得雖日撻于下下畏其刑而不敢違欲其心服而無辭也甚難矣或寵其妻或愛其妾或聽其子或任其所使既愛之則必信其邪言信其邪言則害於人也多益於身者無有苟如此則名位必僭矣他人拒其間則不和順其過則虧禮不正

之則一不意士之則不得其情不如已者言之
為思言於已者言之則為吾欺此治家之所以難也
彼人者豈言其家之不治哉縱其心而無畏欲人之
於我無違故及於斯而不知也然則可改而為善乎
曰耳目鼻口四支百骸與聖人不殊也聖人之道化
天下我獨不能自化亦足羞也思其不善而棄之則
百善成雖希於聖人猶可也改為何有如不思而肆
其心之所為則雖聖人亦無可奈何

學可進

百骸之中有心焉與聖人無異也嚚然不復其性惑

矣哉道其心弗可以庶幾於聖人者自棄其性者也
終亦亡矣茫茫乎其將何所如冉求非不足乎力者
也盡而止進而止者顏子哉噫顏子短命故未到
乎仲尼也潢汙之停不流也決不到海矣河出崑崙
之山其流徐徐行而不休終入于海言惡知其異於
淵之自出者邪

卷第四

李文卷第五

文七首

知鳳

國馬說

截冠雄雞志

題燕丹傳後

邦禹言

送馮定序

雜說二首

知鳳

有小鳥止於人之家其色青鳩鵲鳥之屬咸來哺之
未久野之鳥羽而蜚者皆以物至如將哺之其蟲積
焉群鳥之鳴聲雜相亂是鳥也一其鳴而萬物之聲
皆息人皆以為妖也吾詎知其非鳳之類邪古之說

鳳者有狀或曰如鶴或曰如山雞皆與此不相似吾
安得知其鳳之類邪鳳禽鳥之絕類者也猶聖人之
在人也吾聞知賢聖人者觀其道由黃帝堯舜禹湯
文王至於孔子顏回不聞記其形容有相同者是未
可知也如其同也孔子與顏回並立于時魯國人易
不曰孔之回而顏之立乎是可知也陽虎之狀類孔
子聖人是以畏於匡不書七十子之服子陽虎也有
人焉其容貌雖如驪樊惡來顏回子路七十二子皆
從而師之者斯為聖人矣故曰知賢聖人者觀其言
似鳳而不見其靈者山雞也則可視其形而觀之也

邪天下之鳥雖鳳為鷹鷂鴻其肯鳳之邪是鳥也
其形如斯群鳥皆敬而畏之非鳳類而何鳥至於宋
州之野當貞元十四年

國馬說

有乘國馬者與乘駿馬者並道而行駿馬嚙國馬之
鬣血流于地國馬行步自若也精神自若也不為之
顧如不知也既駿馬歸芻不食水不飲立而慄者二
日駿馬之人以告國馬之人曰彼蓋其所蓋也吾以
馬往而喻之斯可矣乃如之於是國馬見駿馬而鼻
之遂與之同極而芻不終時而駿馬之病自已夫四

足而芻者馬之類也二足而言者人之類也如國馬者四足而芻則馬也耳目鼻口亦馬也四支百骸亦馬也不能言而聲亦馬也觀其所以爲心則人也故犯而不校國馬也過而能改駿馬也有人焉恣其氣以乘人人容之而不知者多矣觀其二足而言則人也耳目鼻口亦人也四支百骸亦人也求其所以爲人者而弗得也彼人者以形骸爲人國馬者以形骸爲馬以彼人乘國馬人皆以爲人乘馬吾未始不謂之馬乘人悲夫

截冠雄雞志

知至零口北有奇雞二十二者七其雄十五其雌日飲且啄而又狎乎人其甚樂之遂掬粟投于地而呼之有一雄雞人截其冠貌若管群望我而先來見粟而長鳴如命其衆雞衆雞聞而曹奔於粟既來而皆患截冠雄雞而擊之曳而逐出之已而競還啄其粟日之暮又二十一其群栖于楹之梁截冠雄雞又來如慕似將登于梁且栖焉而仰望焉而旋望焉而小鳴焉而大鳴焉而延頸啞啞其聲甚悲焉而遂去焉去于庭中直上有木三十餘尺鼓翅哀鳴飛而栖其樹顛翺異之曰雞禽于家者也脩五德者也其一曰見食

命侶義也截冠雄雞是也彼衆雞得非幸其所呼而
來耶又奚爲旣來而共惡所呼者而迫之耶豈不食
其利背其惠耶豈不喪其見食命侶之一德耶且何
衆栖而不使偶其群耶或告曰截冠雄雞客雞也予
東里鄙夫曰陳氏之雞焉死其雌而陳氏寓之于我
群焉勇且善鬪家之六雄雞勿敢獨執焉是以曹惡
之而不與同其食及栖焉夫雖善鬪且勇亦不勝其
衆而常孤遊焉然見食未嘗先啄而不長鳴命侶焉
彼衆雞雖願其名旣至反逐之昔日亦由是焉截冠
雄雞雖不見答然而其迹未曾交移焉翺旣聞之憫

感而遂傷曰鳥微物也其中亦有獨稟精氣
而介者焉夫雞義勇超乎群群皆妬而尚不與
焉况在人乎哉况在友朋乎哉况在親戚乎哉
况在鄉黨乎哉况在朝廷乎哉由是觀天地間鬼
神禽獸萬物變動情狀其可以逃乎吾心既傷之
遂志之將用警予且可以作鑒于世之人

題燕太子丹傳後

荆軻感燕丹之義函匕首入秦劫始皇將以存燕
寬諸侯事雖不成然亦壯士也惜其智謀不足以
知變識機始皇之道異於齊桓曹沫功成荆軻殺

身其所遭者然也及欲促轎車駕秦王以如燕童子婦人且明其不能而軻行之其弗就也非不幸燕丹之心苟可以報秦雖舉燕國猶不顧况美人哉軻不曉而當之陋矣

拜禹言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翱敬再拜于禹之堂下自賓階亦北面立弗敢歎弗敢祝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哭而歸且歌曰

惟天地之無窮兮哀生人之常勤往者吾弗及兮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

送馬定

通空自負其氣而上下無授下無交名聲未振報于京師坐者無罪是乃時之人見之者或不能知之其之者見一取言是以再舉進士皆不如其心謂生無戚戚蓋以他人為解子然以雜文罷黜不知者亦紛紛交笑之其自負益明退學書感憤而為文遂遭知音成其名當黜辱時吾不言其拙也豈無命耶及既得時吾又不自言其智也豈有命邪故謂生無戚戚生家貧其不能居告我遊成都成都有岷峨山合氣于江源往往出奇恠之人

古有司馬相如楊雄嚴君平其人死至茲千年不
聞生遊成都試為我謝岷峨何其文無人邪其風
侈麗奢豪霸人易留生其思速出于劍門之艱難
勿我直憂也

雜說二首

日月星辰經乎天天之文也山川草木羅乎地地
之文也志氣言語發乎人人之文也志氣不能塞
天地言語不能根教化是人之文也
山崩川涸草木枯死是地之文也
裂絕日月暈蝕星辰錯行是天之文也
乘經無父覆乎土地文

裂絕無父載乎下人文也
乘經無父立乎天地之間
故文不可以不慎也夫毫釐分寸之長必有中焉
咫尺尋常之長必有中焉
百千萬里之長必有中焉
則天地之大亦必有中焉
居之中則長短大小
高下雖不一其為中則一也
是以出言居乎中者
聖人之文也
倚乎中者希聖人之文也
近乎中者賢人之文也
背而走者蓋庸人之文也
中古以來至於斯天下為文不背中而走者其希矣
豈徒文背之而已其視聽識言又甚於此者矣
凡人皆有耳目心口耳所以察聲音大小清濁之異也
目所以

別采色朱紫白黑之異也心所以辨是非賢不肖
之異也口所以達耳之聰導目之明宣心之知而
惇教化阜風俗期所以不作天地人神也然而耳
不能聽聲惡得謂之耳歟目不能別色惡得謂之
目歟心不能辨是非好惡惡得謂之心歟口不能
宣心之智導目之明達耳之聰惡得謂之口歟四
者皆不能於已質形靈為人爾其何以自異於犬
羊麋鹿乎哉此皆能已而不自用焉則是不信已
之耳目心口而信人之耳目心口者也及其師曠
之與離婁之明臧武仲之智宰我之言則又不能

之於已矣其然者必謂其狂且愚矣
仲以齊拒霸天下攘夷狄華夏免乎被髮左衽
崇崇乎功亦格天下蓋後世而魯西不忍為管仲
也孟軻又不肯為魯西向使魯西生於斯世
秉其道終不易持其道終不變吾知夫天下之人
從而笑之又從而諾之曰狂民新頑民尔是其心
惡有知哉魯西孟軻雖被訕謗乎天下亦必固窮
不可援以須後聖尔其肯畏天下之人而動乎心
哉世俗之鄙陋迫隘也如此夫何敢復言安得魯
西孟軻而與之昌言哉

龍與蛇皆食於鳳龍智而神其德無方鳳知其可
與皆為靈也禮而親之蛇毒而險所忌必傷且惡
其得於鳳也不惟齧龍雖遇鱗龜國將噬而亡之
鳳知蛇不得其欲則將協材穴而求吠嗥也賦之
食加于龍以龍之神浮於食也將使飽焉終畏蛇
而不能鱗與龜瞠而謳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
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既而鱗傷于毒
伏于窟龜屏氣潛于殼蛇偵龍之寐也以毒攻其
喉而龍之鳳喪其助於是下翼而不敢靈也

